

司馬文正集

冊三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六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章奏

上皇帝疏

治平二年八月十一日上

臣聞書曰面稽天若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蓋言王者爲天之子不敢不朝夕小心祇畏其命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是以洪範九疇以五行爲本言王者當祇順五行之性內謹五事以治身外修八政以治國正五紀以承天序折衷於皇極之道登用三德之人又參合以龜筮之謀察風雨寒燠之來以省得失知休咎導迎五福避遠六極此萬世不易之道也臣不勝狂愚忘生觸死伏見陛下卽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京畿東南十有餘州廬舍沉於深淵浮苴棲於木末老弱流離捐瘠道路妻兒之價賤於犬豕許穎之間親戚相食積尸成丘旣而歷冬無雪煖氣如春草木早榮繼以黑風今夏癘疫大作彌漫數千里病者比屋喪車交路至秋幸而

豐熟百姓欣然庶獲蘇息未及收穫而暴雨大至一晝之間川澤皆溢溝渠逆流原隰丘陵悉爲洪波一苗半穗蕩無子遺都城之內道路乘桴城闕摧圯官府倉廩軍壘民居覆沒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耆耄之人皆言耳目所記未嘗睹聞此乃曠古之極異非常之大災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臣性愚學淺不足以窺測天意竊以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然則災異之來不在於佗苟人心和悅則天道無不順矣詩曰豐豐文王令聞不已又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古之聖王未有不先其令名而能行其政於天下者也臣伏見陛下踐祚之初上自宰輔次及朝臣下逮閭閻細民士伍廝養無不翕然同辭稱頌聖德如出一口皆云方今皇族奉朝謁者八百餘人陛下仁孝聰明爲之首冠知人疾苦識其情僞節儉愛物剛果能斷旣美先帝知人之明又慶己身逢時之幸涕泣共談悲喜相半臣愚以爲昔漢惠帝無子而得文帝仁儉讓恭百姓富饒幾致刑措昭帝無子而得宣帝勤惠明斷吏良民樂號稱中興然則國無嗣子

而旁親入繼未必不爲天意福祐社稷而光啓聖賢也私心自幸又甚於衆人俄而聖躬有疾上下之人思殺身爲牲粉骨爲藥庶祈早瘳以觀聖政不意數月之後道塗之議稍異於前頗有謗言不專稱美逮乎周歲之外則頌者益寡謗者益多臣竊伏於闕門之外日聞衆論不勝悵恨痛心疾首晝而忘食夕而忘寢爲陛下深思其故終不能明意者陛下於舉動循守之間萬一有所未思乎敢以愚慮言之蓋有三焉惟陛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竊以皇太后仁明之德爰自先朝布聞四方加之保育聖躬在於襁褓陛下入承大統不可謂全非皇太后之力當陛下初得疾之時外間傳言皇太后於先帝梓宮之前爲陛下叩頭祈請額爲之傷如此豈可謂無慈愛之心於陛下哉不幸爲讒賊之人交相離間遂使兩宮之情介然有隙就使皇太后有不慈於陛下陛下爲人之子安可較量曲直遂生忿恨而於愛恭之心有所不備乎傳曰大德滅小怨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自防禦使升爲天子唯以一后數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皇太后之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闕宮希曾省見臣請以小喻大

設有閭里之民家有一妻數女及有數畝之田一金之產老而無子養同宗之子以爲後其人旣沒其子得田產而有之遂疎母棄妹使之愁憤怒歎則鄰里鄉黨之人謂其子爲何如人哉以匹夫而爲此行猶見貶於鄉里況以天子之尊爲四海所瞻仰哉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先帝天性寬仁重違物意晚年嬰疾厭倦萬幾遂以天下之事悉委之兩府兩府或見有所偏或意有所私取舍黜陟未必皆當又巧設倖門進拔所愛超資越級欺罔衆人抑壓孤寒無所伸愬及陛下卽位皆謂必能奮發乾剛昭明君德收取威福復還王室進賢退愚賞善罰惡使海內廓然立見太平而陛下益事謙遜深自晦匿凡百奏請不肯予奪動循舊例不顧事情謹於細務忽於大體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大臣專權甚於先朝率易差除非所顧忌或非材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臣聞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是以堯稽於衆舍己從人舜好問而好察邇言禹聞善言則拜湯用人猶己改過不吝此四聖人者豈其才智之不足哉然猶孜孜汲

汲下詢愚賤之人者蓋以四海之廣萬幾之衆非一人所能獨知必資天下之耳目思慮然後能曲盡其理也陛下聖質雖美亦當取法於堯舜禹湯而卽政以來或意有所見執之不移如堅守嚴城禦敵外寇使羣臣之言皆無自而入殆非所以納百川而成巨海也孔子曰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是故明君之於聽納無彼無我無親無疎無先無後唯其是而已矣若重我所有而輕彼所陳信其所親而疑其所賤主先入之言而拒後來之議則雖有是者亦不可得而見矣夫人心之所好者視醜以爲美所惡者視善以爲惡苟能以平心察之則是非易見矣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若必待合於聖意則悅而從之不合則怒而棄之臣恐讒詔日進方正日疎殆非所以增社稷之福也又國家置臺諫之官爲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朝廷政事皆大臣相與裁定然後施行而臺諫或以異議干之陛下當自以聖意察其是非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己之所

行爲非而以佗人所言爲是乎此乃陛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者也夫以君相之重何啻泰山賤臣之輕何啻雞卵乃欲相與較其勝負臣固知其不敵矣是以四方懷忠之士願效區區者皆望風不進結舌沮氣此天下所以又失望也凡此三者之列之臣皆知其不可而上畏嚴誅下避怨怒莫敢以此極言聞於陛下使海內憤鬱之氣積而不發宜其無以感動天地之和矣臣聞天意保佑王者故爲之下災異以譴告之若王者恐懼修省則非徒免一時之害又將有福祿隨之商之太戊武丁周之成宣是也若傲忽不顧非徒爲害於一時又將有危亡之禍漢之成哀桓靈是也今災異之來意者皇天亦將保佑陛下以成商周之美乎臣願陛下上稽天意下順人心於此三者皆留聖念奉事皇太后愈加孝謹務得歡心諸長公主時加存撫無令失所總擎大柄勿以假人選用英俊循名責實賞功罰罪捨小取大剗塞弊倖一新大政延納讜言虛心從善皆行之以至誠非特爲空言而已夫至誠可以動金石而況人乎不誠不足以感匹夫而況天乎詩云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土日監

在茲天雖至高視聽甚邇人之所爲發於中心則天已知之固不待見其容貌形於聲音也陛下果能盡誠於此則聖德日新令名四達人心旣悅天道自和百穀蕃昌嘉瑞並至萬邦率服福流子孫矣臣自知不才無補朝廷然不敢遂自塞嘿復有所陳惟陛下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乞令朝臣轉對劄子

臣竊見祖宗之時累曾令朝臣轉對或遇災異更廣求直言真宗咸平景德之間詢訪尤切其詔書云涉詆訐者固可優容乏詞藻者許其直致是時羣臣上書言事者日不下百餘封每戒敕閣門令疾速進入詔樞密直學士馮拯陳堯叟令詳定以聞所以然者不惟考時政之得失亦以觀羣臣之能否也是故太宗時得寇準真宗時得張知白皆因上書言事驟加擢用後爲宰相俱著名績景德元年六月內出朝士邊肅等二十四人姓名令於崇政殿引對在外者驛召赴闕其後稍稍進用多爲名臣此皆近事易法者陛下踐祚未久羣臣能否恐未徧知欲乞依祖宗舊制每遇內殿起居日常令朝臣兩人轉對其餘在京

及外處臣僚有欲上書言事者所在官司皆不得壅滯彼必欣然承命各竭所懷然後陛下親加省覽必有所得若上書者稍多陛下不能一一徧觀即乞擇近臣識慮明達用心公正者二人先次看詳但求理道切當不取文辭華美分爲數等各以貼黃節出事宜置之於前然後奏御陛下更以聖意擇其善者特令引對面加詢訪若實有可采其所言之事卽爲施行仍於禁中籍記姓名每遇有重難公事試委之幹辦俟果有功效乃加進用如此則天下之才盡在目前可以器使雖堯舜之世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亦不是過也不然若但循故事止作虛名所上之書未必省覽雖復省覽亦無施設則無益於事不如不爲也取進止

言濮王典禮劄子

治平二年八月十七日上

臣聞聖人舉事與衆同欲故能下協人心上順天意洪範曰三人占從二人言蓋國有大疑則決之於衆自上世而然矣臣伏見曷者詔羣臣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三十餘人皆以爲宜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

兩次會議無一人異辭所以然者蓋欲奉濮王以禮輔陛下以義也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濮王爲皇考巧飾詞說誤惑聖聽不顧先王之大典蔑棄天下之公議使宗室疏屬皆已受封贈而崇奉濮王之禮至今猶未施行此衆人所以怫鬱而未爲稱愜者也或者恐陛下未能決知二議是非臣請更爲陛下別白言之政府言儀禮令文五服年月勅皆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卽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臣按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爲皇考臣按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爲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爲皇祖考以其與昭帝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親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爲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況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爲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爲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政府若以二帝不加尊號於其父祖引以爲法則可矣若謂皇考之名亦可施於今日則事理不侔矣設

使仁宗尙御天下濮王亦萬福當是之時命陛下爲皇子則不知謂濮王爲父爲伯若先帝在則稱伯沒則稱父臣計陛下必不爲此行也以此言之濮王當稱皇伯又何疑矣今舉朝之臣自非挾姦佞之心欲附會政府誤惑陛下者皆知濮王稱皇考爲不可則衆志所欲亦可知矣陛下何不試察羣臣之情羣臣誰不知濮王於陛下爲天性至親若希旨迎合不顧禮義過有尊崇豈不於身有利而無患乎所以區區執此議者但不欲陛下失四海之心受萬世之譏耳以此觀之羣臣之忠佞邪正甚易見矣臣願陛下上稽古典下順衆志以禮崇奉濮安懿王如王珪等所議此亦和天人之一事也取進止

留呂誨等劄子

治平三年三月八日上

臣聞人主患在不聞其過人臣患在不能盡忠是故忠直敢言之臣國家之至寶也夫以人主之尊下臨羣臣和顏色以求諫重爵賞以勸之羣臣猶畏懦而不敢進又況憚之以威懲之以刑則嘉言何從而至哉竊聞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侍御史范純仁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因言濮王典禮事盡被責降中外聞

之無不駭愕臣觀此三人忠亮剛正憂公忘家求諸羣臣罕見其比今一旦以
言事太切盡從竄逐臣竊爲朝廷惜之臣聞人君所以安榮者莫大於得人心
今陛下徇政府一二人之情違舉朝公議尊崇濮王過於禮制天下之人已知
陛下爲仁宗後志意不專悵然失望今又取言事之臣羣輩逐之臣恐累於聖
體所損不細閭里之間心非竊歎者多矣況純仁大防皆陛下簡拔於衆人之
中任以爲耳目之臣蓋取其忠直非取其阿諛也純仁大防亦欲竭誠盡節以
報陛下之知故敢不附政府侃然正論今更以此獲罪則陛下於羣臣之中尙
誰親哉若使忠直日退阿諛日進則陛下何以復知臣下之善惡政事之得失
如此殆非國家之福也伏望聖慈亟令誨等還臺供職則天下翕然皆歌陛下
之聖明雖禹之樂聞善言湯之改過不吝不是過矣不則且爲之別改近地一
官亦可以少慰外人之心也取進止

乞與傅堯俞等同責降上殿劄子

治平三年三月十一日上

臣昨任諫官日與其餘臺官等同共論列濮王典禮不宜稱尊號及皇考事

後非一臣等蒙恩改龍圖閣直學士臣屢曾辭免乞以舊職知河中府等一處朝廷不許止免諫職今同知諫院傅堯俞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侍御史范純仁趙鼎趙瞻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並已責降若所言濮王事合於典禮則堯俞等不當竄逐若所言非是則臣不宜獨免況同時臺諫官竄逐已盡臣實無顏尚居故位同罪異罰有累公朝伏乞與傅堯俞等一例責降取進止

乞責降第二劄子

治平三年三月十四日上

臣於今月十一日上殿以先任諫官日論列濮王事不當乞賜責降陛下令納下劄子不送中書臣以負罪在身不可苟免若不得臣劄子中書無以進呈行遣遂於次日具錄劄子副本繳申中書臣又有此固違聖旨之罪乞付外施行早賜責降取進止

乞責降第三劄子

臣於今月十一日上殿乞與傅堯俞等一例責降十三日又曾具陳固違聖旨之罪至今未奉指揮臣竊於陛下即位之年四月二十七日已曾上疏豫戒追

尊祖父之事及政府請議濮王典禮陛下令候過仁宗大祥別取旨臣與傅堯
俞甫過大祥卽詣政府白以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之議及詔兩制禮官同共
詳定之日臣又獨爲衆人手撰奏章若治其罪臣當爲首其呂誨等並係後來
論列已蒙譴逐况如臣者豈宜容恕縱陛下至仁特加保庇臣能不愧於心伏
望聖慈依臣前奏早賜責降其鄉所上疏竊慮年月稍久禁中遺失今別錄進
呈取進止

乞責降第四劄子

次日中使劉溫直宣赴
邇英閣上面諭令供職

臣自今月十一日以來已曾三次奏乞與傅堯俞等一列責降未蒙開允今又
准中書劄子以侍講錢象先奏乞催臣依舊赴經筵供職奉聖旨令疾速朝參
供職者臣仰荷大恩所宜奔走奉承詔旨然臣退循義理有所未安是以不敢
苟貪榮祿須至重有敷陳臣與傅堯俞等七人同爲臺諫官共論濮王典禮凡
堯俞等所坐臣大約皆曾犯之今堯俞等六人已蒙聖恩盡得外補獨臣一人
尙留闕下使天下之人皆謂臣始則倡率衆人共爲正論終則顧惜祿位苟免

刑章臣雖至愚粗惜名節受此指目何以爲人非徒如是而已又使譏謗上流謂國家行法有所偏頗臣是用晝則忘餐夕則忘寢入則愧朝廷之士出則慚道路之人藐然一身措之無地雖知違犯天威負罪愈重豈敢更復朝參供職伏望聖慈曲垂矜察依臣前奏早賜責降取進止

初除中丞上殿劄子

臣聞澄其原則流清固其本則末茂臣蒙陛下聖恩拔於衆臣之中委以風憲天下細小之事皆未足爲陛下言之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爲言此誠太平之原本也臣聞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修政治興教化育萬物養百姓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焉則衰闕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

未之或改也治國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夫人之才性各有所長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人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契臯陶垂益伯夷夔龍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故人主誠能收採天下之英俊隨其所長而用之有功者勸之以重賞有罪者威之以嚴刑譬如乘輕車駕駿馬總其六轡奮其鞭策何往而不可至哉昔仁宗皇帝之時臣初爲諫官得上殿首曾敷奏此語先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又以此語載之後序今幸遇陛下始初清明之政虛心下問之際臣復以此語爲先者誠以臣平生力學所得至精至要盡在於是願陛下勿以爲迂闊試加審察若果無可取則臣無所用於聖世矣取進止

乞御殿劄子

治平四年五月十五日上

臣竊見今月十五日陛下以服藥不受慰羣臣無不憂疑臣竊惟萬乘之主起居動靜繫天下安危況今國家多事之際尤宜深思遠慮若來日聖體全未得安臣不敢言若稍痊癒伏望陛下勉強御前殿或後殿暫見羣臣若有奏事久

不退者雖諭以近新服藥難爲久坐使之且退亦無所害但使羣下略得瞻望清光則中外之心自然安帖取進止

乞訪四方雨水劄子

治平四年五月十九日上

臣竊見陛下近以久旱爲災分命使者遍祈嶽瀆靡神不舉精誠感通甘雨降集誠中外之大慶然暑月暴雨多不廣遠臣竊慮四方州縣尙有未霑足之處王者以天下爲家無有遠邇當視之如一不可使惻隱之心止於目前而已今者京城雖已得雨伏望陛下不可遽以爲秋成可望怠於憂民凡內外臣僚有新自四方來者進對之際皆乞訪以彼中雨水多少苗稼如何穀價貴賤閭閻憂樂互相參考以驗虛實旣可以開益陛下聰明日新盛德又使遠方百姓皆知陛下燭見幽遠無所遺忽銜戴上恩傾心歸附又使州縣之吏皆知陛下憫恤黎元留心稼穡不敢自恃僻遠殘民害物陛下下一發德音而收此三善非獨可以行之今日亦願陛下永久行之誠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簡省舉御史條約上殿劄子

治平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上